

固原史诃耽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

郭 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关键词:史可耽, 宝石印章, 祆教, 阿什女神

摘要:本文请伊朗德黑兰大学三位教授共同释读了宁夏固原史诃耽墓出土蓝宝石戒面印章上的文字, 认为是三次重复的词, 意思是“虔诚、敬神、可嘉、尽责的。”本文结合祆教经典文献的记载, 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 对印章上狮子和植物纹样进行了阐释, 认为这个印章上的图案可能和墓主对阿娜希塔女神和阿什女神的崇拜有关系。结合墓志铭所记史诃耽生平事迹以及相关历史文献, 认为印章上的文字和图案很可能与史诃耽本人的祆教信仰以及负责管理细马、参加玄武门事变经历有关, 反映了他对特别保佑马群繁盛的阿什女神的崇拜。

KEY WORDS: Shi Kedan, Gem seal, Zoroastrianism, Ashi

ABSTRACT: With the help of three professors from Tehr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e inscriptions on a gem seal unearthed from Shi Kedan's tomb in Guyuan, Ningxia. The inscriptions represent three repeated words, which generally mean 'devoted, godly, awardable, and responsibl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the lion and plant motifs on the seal based on Zoroastrian classics and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otif might reflect the owner's worship to Anahita and Ashi. Furthermore, the epigraphs of Shi Kedan and related texts demonstrate that the inscriptions and motifs are relevant to his religious practice, duties of horse management in the court, and even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Xuanwu Gate Incident. For this reason, he worshipped to Ashi for the breeding and prosperity of horses that he managed.

1981年在宁夏固原发现粟特人史诃耽与其汉族妻子张氏合葬墓出土了一枚宝石印章。史诃耽是唐咸亨元年(670年)十一月入籍中原的粟特人,其先祖来自中亚,应当信仰祆教。本文介绍伊朗学者对这枚宝石印章铭文的一种释读,推测以石榴为特点的三杈树、狮子图像以及印章上的铭文可能和阿什女神(Ashi)崇拜有关系,史可耽的个人背景和经历恰与此崇拜比较相符。不妥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的文字

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直径1.6、厚0.5厘米。一面光洁,边凸起;另一面刻有纹饰,中间为一卧狮。狮子背部有三杈结果实的短枝,周围有一圈字母。古代波斯地区发现有类似狮子形象的印章,而且印章上也有文字(图一)^[1]。

报告对这枚蓝色圆形宝石印章的材质、雕刻技法和图案主题有详细的介绍和研究,报告认为狮子代表太阳,三杈矮树代表生命树^[2]。有学者

认为图案代表娜娜女神或者是阿什塔特(Astarte)^[3]。有学者指出这枚印章的题材来自萨珊波斯艺术,认为印章上的一圈文字是中古波斯文,释读为“高贵”、“繁荣、兴旺”和“幸福、快乐”,另外对印章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4]。还有学者对印章上的铭文进行了新的释读,认为是“世界宽容!世界宽容!世界宽容!”^[5]

伊朗德黑兰大学的 Rezaaibaghbidi、M. B. Vosoughi 和 Amuzegar 三位教授释读了印章上的文字,他们认为这一圈字母是三次重复的一个词,每一个词转写为“AHLAWDAD”,英文意思相当于“Pious”,意思是:虔诚的;敬神的;可嘉的;尽责的。显然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图二)^[6]。本文著者不是语言学家,不能判断以上几种释读的正误。但通过比较以上三种释读,特别是仔细观察伊朗学者划分的三个词字母的形状,可以初步认为,虽然有不同的释读,但印章上的确有三组重复的部分,应当是三个相同的词。下面我们从印章上的图案来做一些分析,希望能接近印章所要表达意义的谜底。



图一 宁夏固原史河耽墓出土蓝色圆形宝石印章以及伊朗发现的狮子形象印章

二、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植物的象征意义

狮子身后立的三杈树状植物可能是生命树的象征。祆教经典中,生命树一般包含了三种含义,首先是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所有植物的代表。其次是万种之树,强调的是所有植物的母株,丰产丰育的概念可能从这里引申出来。最后强调的是药用价值,即高克热纳或者白豪麻,是能祛病延年,使人死里复活、长生不老的“不死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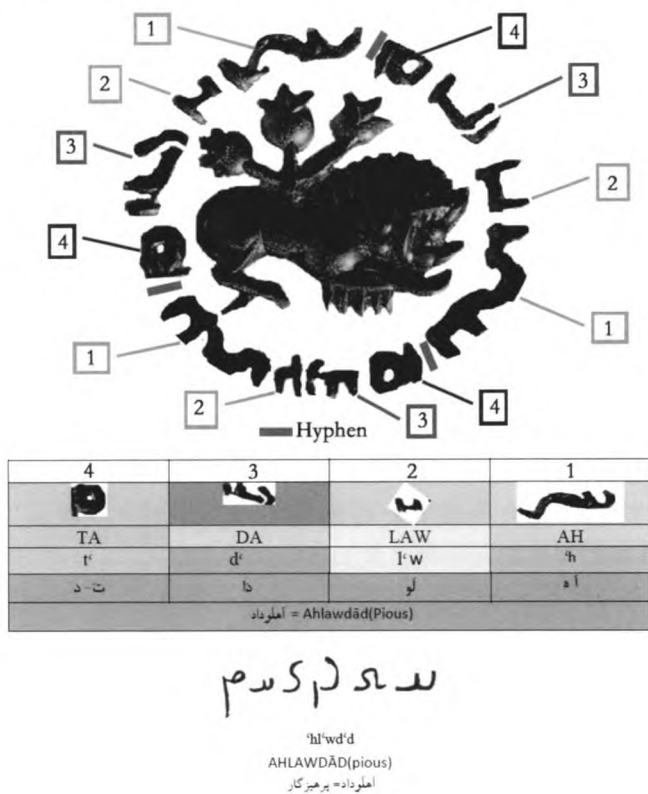
这枚印章上的植物具有石榴的明显特征,石榴和祆教礼仪关系密切^[7]。公元前7世纪齐维耶宝藏中有一个圆形印章,印章已经遗失,仅剩金制的柄和底托,底托下面有图案,为一枝三杈的石榴枝,共有五朵已经成果的石榴花,主要是三个枝杈的三朵,两旁两枝花下又各多出一朵,似乎是缠在上面的(图三,1)。研究者认为这种器物是乌拉尔图的典型器物^[8]。古波斯人称石榴为“太阳的圣树”,含有多子丰饶之意。有学者认为红色的石榴是太阳的象征,三杈的石榴可能象征太阳运行的轨迹及早晨、中午和傍晚时的太阳。

如果不考虑时代的差别,伊朗齐维耶宝藏中圆形印章上的三杈石榴和固原宝石印章上的石榴非常相似。可见固原宝石印章上的三杈石榴是一个很早就有的艺术主题。类似固原宝石上的三杈石榴印章在国外发表的材料中也有,其中一件属于萨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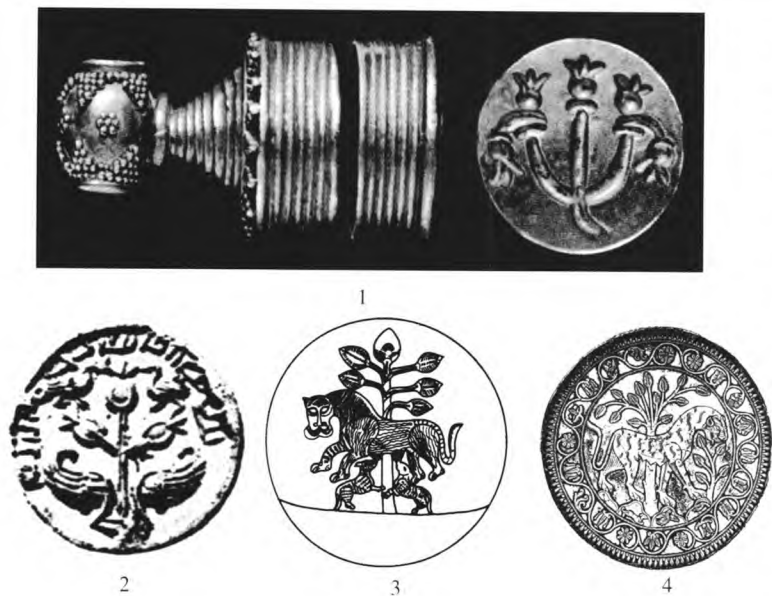
时期,树根部分还有双翼,树的上方还有两只鸟(图三,2)。两只鸟被认为是《班达希申》里播撒种子的鸟(Saena 和 Chamrosh)^[9]。

在古代伊朗,石榴被认为是太阳和万种之树的象征。虽然笔者同意这个解释,不过仍有疑惑。从祆教经典看,生命树又叫白豪麻,是豪麻一类的植物。据《阿维斯陀》所记,豪麻是一种金黄色植物,遍生于高山幽谷间。肉厚多汁,芬芳四溢。据说豪麻对人的神经有刺激和麻醉作用,使武士更加兴奋,增加无穷的勇气和力量,也可以使祭司获得与神沟通的体验,增添智慧和灵感。据《梨俱吠陀》,人喝了它就能通神。印度教和祆教中都有在宗教仪式中饮用它的习惯。

豪麻到底是什么植物,现在学术界尚无明确答案,有人认为是一种蘑菇^[10]。有人认为是有致幻作用的大麻,藏传佛教和喇嘛教中仍有在仪式中饮用混有大麻的饮料的习俗,很多学者认为是麻黄^[11]。值得注意的是,《阿维斯陀》经文记载豪麻酿酒功效尤好,石榴的确可以酿酒,而且



图二 伊朗德黑兰大学的 Rezaabaghbidi、M. B. Vosooghi 和 Amuzegar 三位教授释读印章文字和图示



图三 史可耽墓出土印章相关图像的比较材料

有一定的疗效,如果从酒这个角度理解,石榴和豪麻的特点相符。有时石榴汁也可替代豪麻汁。

通过分析青铜时代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利亚一些出土容器附着物,发现成分为大麻、罌粟和麻黄。另外在马尔吉亚纳古诺尔城址的一些房间中都发现可能为加工此类植物的设施,托格罗格1号和21号遗址的中心密室中发现麻黄和罌粟的显微遗迹,在另外的遗址中发现大麻的痕迹。在马尔吉亚纳和巴克特利亚等地发现的类似设施都可能是加工豪麻的场所。有的印章和辟邪物上刻划的纹饰可能是大麻、罌粟和麻黄。因此这三种植物压榨的汁液可能是所谓的豪麻汁的核心成分^[12]。大麻、罌粟和麻黄三者汁液的口味并不美味,古代可能会加入石榴汁,从而让豪麻汁较为可口。罌粟的果实和石榴果实从外形看,较为接近,因此固原发现的这枚印章上的三个果实,也有可能是罌粟的形象,如果是这样,其寓意则更接近豪麻以及生命树或者万种之树。本文暂且认为印章上的植物纹样是石榴枝。

从固原史可耽墓出土宝石印章图案的艺术题材看,为狮子和石榴的组合,印章上刻的虽是雄狮,但其匍匐放松、憨态可掬的姿态也不太像在守护什么,倒是有些吉祥顺服的气氛。祆教经典中记载看护生命树的并不是狮子或者老虎这类猛兽,而是由两条(或十条)卡拉鱼和长相奇异的驴看护。在粟特和犍陀罗地区,卡拉鱼的确

有狮头鱼尾的,但同时也有其他动物头的,而且不一定守护生命树^[13]。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萨珊波斯时期两个狮纹银盘,一个银盘上表现一头乳房涨大的母狮,一个银盘表现一头正在给两头幼狮哺乳的母狮^[14]。母兽后面的植物可能也是一株石榴树,不过特征不是特别突出。这些银盘上的母兽,特别是给幼崽哺乳的母兽说明,树前面的猛兽并不是起到看护的作用,而是二者共同构成一个象征。其象征的意义可能是丰产丰育(图三,3、4)。

如果印章上表现的石榴树是所谓的白豪麻的生命树,可以认为图像和原始经文之间还是有很大出入。无论如何,印章上的植株纹很可能象征丰产丰育。在伊朗文化中,有两位神和石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一位是阿娜希塔女神,一位是阿什女神。仅根据石榴,只能说这个印章反映的内容和这两位女神有关系。

三、史可耽墓出土印章上的狮子形象含义以及阿娜希塔、娜娜女神和阿什女神溯源

近东地区的女神崇拜非常显著,几乎在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中都有位职能大致相当的女神存在^[15]。这些女神之间应当有一定的关系。在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中,对丰育女神的崇拜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近东地区的丰育女神从新石器时代特征就比较明确,最大的特征是和狮子有联系^[16]。因此,这个地区对女神的崇拜似乎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在这个源头之下,在不同地区有不断的分化,也有各种原因造成的相互融合。

本文把有关的女神内容列表如下(表一):

不同的天神和一定的动物、植物及星体存在对应关系。在琐罗亚斯德教或祆教中,与狮子有关的是阿什女神、阿娜希塔和娜娜女神。

从小亚到苏萨遗址崇拜的丰育女神,后来在印度-伊朗人的宗教信仰中综合发展成为阿什女神。阿什女神的象征物是鱼和石榴,动物属性

表一

神名	文化	分布地区	对应动、植物	备注
伊纳娜	苏美尔	两河流域	狮子	
伊什塔尔	巴比伦	两河流域	狮子	
阿什塔特	迦南	黎凡特	山羊或羚羊	巴力的配偶
阿什	米底	卢里斯坦	狮子、羚羊、鱼和石榴	斯劳沙的姐妹
阿佛罗狄忒	希腊	希腊	海豚	
维纳斯	罗马	亚平宁	海豚和鸽子	
阿娜希塔	波斯	西亚	狮子、石榴	
娜娜	粟特	中亚	狮子	

是女神两旁往往有两头狮子或大角的野生山羊。每一个渴望生育孩子的妇女都会向阿什神祈求，并在神庙中举行宗教仪式^[17]。祆教经典《祈祷书》17节记载：“我们向阿什敬献豪麻、牛奶、Baresman、智慧的言语……。”18节：“伟大的阿什驻足此屋，荣耀高贵的屋子。所养的马成千倍地增长，牲畜和它们健美的后代也成千倍地增长。”阿什女神出身高贵，父亲是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母亲是圣阿尔迈提里（Spenta Armaiti）。在钦瓦特桥上审判死者灵魂的三位神斯劳沙（Sraosha）、拉什努（Rashnu）和密特拉（Mithra）和她是兄妹关系，她和达埃娜（Daena）是姐妹。她代表荣耀、昌盛和命运。物质上代表繁荣兴旺，是地上财富的守护神。代表精神的虔诚和富足，给予男人聪明的理解力和内在的智慧。她是保护者、帮助者和治疗者。总把最美好的礼物、祝福、成功和公平带给男人。她看顾、祝福那些快乐的男人。

在粟特祆教美术中，神祇是以人的形象出现，其动物特征通过他们的坐骑来表示^[18]。在祆教信仰中，狮子还是恶的象征。再来看固原所出宝石印章上刻画的狮子是印章的主要图像，而且跟表现丰产丰育的石榴树以及吉语放在一起，所以这里的狮子不可能是恶的象征。

在波斯神祇系统中，阿娜希塔是一位重要的祆神。作为波斯水神、战神和丰育女神的阿娜希塔是原始雅利安人祭祀的重要神明之一。当波斯帝国在公元前六世纪征服巴比伦以后，阿娜希塔女神开始与两河流域当地的伊什塔尔女神逐渐混同^[19]。伊什塔尔在迦南信仰中也有踪迹，迦南神话中的阿施塔特和阿娜特可能也是从伊

什塔尔演化的，至少也是伊什塔尔和当地女神崇拜相互融合的结果。

阿娜希塔女神在粟特地区可能被娜娜女神所替代，中亚粟特地区祆教信仰主要崇拜娜娜女神^[20]。二者有很多相似的特点。有学者在考证中亚 Dokhtar - I Noshirwan 遗址出土神像上的动物时，列举了这些祆神和特定动物之间的联系^[21]。以此观之，狮子也是娜娜女神的坐骑或象征。有学者提出，中国境内的中亚胡人所信奉的宗教，与粟特地区所信奉的宗教是相同的，对娜娜的崇拜源自美索不达米亚^[22]。

四、史可耽墓出土印章图案含义之可能性蠡测

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原来一定蕴含特别的寓意，发现的古代波斯文化印章中，有的反映了伦理说教或是信仰基础上的社会传统；有的是一些俗套的吉语；有些是麻葛使用的符号，比如太阳的动物化身、封牛或是与阿胡拉·马兹达有关的象征；还有的表示生日或是重要的日子，一个人不一定只有一枚印章^[23]。由于这是表示个人想法的器物，一般来说，现在要想知道印章主人的意图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 P. 2005 号《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云：“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总有廿龛，其院周回一百步。”

另外，从粟特文信札及汉文文书看^[24]，当时粟特人崇拜的祆神不少，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神祇敬拜体系^[25]。祆教图像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根据祆教经典，结合每个地区的文化特点，确认考古发现中具有祆教色彩的文物到底表现的是哪一位神。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不少西域风格的戒指或项链上的宝石,有学者对这些印章进行了研究^[26]。固原宝石印章的图案是中国迄今唯一的例子。在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伊朗萨珊时期的遗址 Qasr - I Abu Nasr,发现有不少类似的狮子和石榴图案的印章,不过像固原史可耽墓宝石印章这样把二者结合起来的非常少见^[27]。

祆教从波斯传到中亚,又从中亚传到中国,一个古代宗教在如此大的时空变动中,应当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固原南郊隋唐史氏墓地正是印证这种变动的一个实例。不过,就这个宝石印章看,却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萨珊波斯的特点,甚至可能是在波斯南部制作^[28]。

印章上的图案是否是娜娜女神的象征呢?从迄今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源看,娜娜女神的特征比较清晰。此女神像通常坐在狮子座上,或直接坐在狮子上。四臂,分持日、月、法杖、钵或日、月、蛇、蝎。头戴日月王冠。因此,这个图案可能和娜娜女神关系不大。

阿娜希塔和阿什女神都和狮子、石榴有关系。石榴和狮子在西亚和中亚文化中具有丰富的含义,有的还有矛盾的地方。因此确定其真实的含义并不容易。

阿娜希塔容貌漂亮异常,一般手持其象征物——一个装满了宇宙之水、莲花和鸽子的罐子,而且和祭酒有关系^[29]。或手执石榴象征丰收。有时表现为一女神两手各抓一头狮子。阿娜希塔本质上是水崇拜的反映,她守护着泉水,滋润大地。从图像分析,这个印章有可能表现的是阿娜希塔。

根据祆教经典的记载以及史可耽的职业履历,本文认为,这个印章上的图案可能和阿什女神更契合。1948年,粟特语专家亨宁(W. B. Henning)研究了斯坦因于1907年在敦煌附近发现的粟特文信札,认为这些信札的一些人名中包含了古代伊朗神祇的名称。其中有 Artixw - vandak,意为“(祆教《阿维斯塔经》中)Asis - vahuh 之仆”。这位粟特人崇拜的就是上面提到的阿什神^[30]。看来粟特人信仰崇拜的祆神很多,阿什神的确是其中的女神之一。

分析固原已经发现的男性粟特人墓志铭可以看出,使用“史国王之苗裔也”的只有这位史

诃耽。从各种资料看,中亚史国人在古代中国分布地区广泛^[31],像史诃耽这样强调自己出身的几乎不见。是否可以推测,这位强调自己王族出身的粟特人使用出身高贵的阿什女神象征图案的宝石印章是有一定意图的。可能是依靠这位和自己一样有王族身份的女神保佑自己永恒的王族血统、永远的繁荣兴旺和幸福。在祆历中没有对应阿娜希塔和娜娜的日子,但每月的25日,则对应阿什女神^[32]。如果这个印章表示的是阿什女神,则这个印章可能还表示25日。这个日子有可能是史诃耽的生日,也可能是和他有重要关系的日子。从墓志记载看,史诃耽“义宁元年(公元617年)……特敕北门供奉进马。”即负责管理“细马”。史可耽生于隋陇右监牧的核心地区平凉,精于马牧。任此职可能是管理康国进贡马及伴随这种昂贵马匹进入唐朝宫廷的粟特养马人,在宫廷仪仗中充当皇帝禁军车马仗侍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以公明敏六闲,另敕授左二监”。能迅速升任左二监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可能和在北门供奉贡马的史可耽在玄武门事变中做出贡献有关。可见史诃耽的仕途和马有很大关系^[33]。在发现的史氏墓葬中,史诃耽墓石门额上刻的马非常显著^[34]。这和他的经历及信仰有关系。在三位女神中,只有阿什女神能使“所养的马成千倍的增长,牲畜和它们健美的后代也成千倍地增长。”文字的新释读有“虔诚的”含义,这和阿什女神代表“精神的虔诚”刚好暗合。从这几个方面考虑,可以更有把握地推测,史诃耽墓发现的宝石印章图案可能和对阿什女神的崇拜有关系。

[1]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V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55, w.

[2]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55-62,240-247. 彩色图版一八、黑白图版四九,插图一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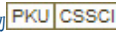
[3] Gobl, R. 1973 Der Sasanidische Siegelkanon, Braunschweig. 岩本篤志. 北朝隋唐期の貴石印章とその用途—ソグド人? ササン朝との關係をめぐって. [J]. 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14号),2005(3).

[4] 林梅村. 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J]. 考古与文物,1997(1):50-54.

[5] 罗丰. 北朝、隋唐时期的原州墓葬[C]//胡汉之间——丝绸

- 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 文物出版社, 2004: 50. 引山内和也博士观点。
- [6] 2012年, 伊朗德黑兰大学的 M. B. Vosooghi 教授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王一丹教授的陪同下来吐鲁番参观, 我当时正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和吐鲁番学研究院挂职, 陪同参观之际, 得知 Vosooghi 教授是波斯语的专家, 就请 Vosooghi 教授释读印章上的文字。他回国后发来了释读结果。谨此向伊朗德黑兰大学的 Rezaaibaghbidi、M. B. Vosooghi、Amuzegar 教授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王一丹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 [7] 施安昌. 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1(3).
- [8] Roman Ghirshman, Stuart Gilbert and James Emmons, *Persia from the origins to Alexander the Great* [M], Thames and Hudson, 1964, p. 108, fig. 140.
- [9]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M], 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p. 796, Pl. 256, J.
- [10] R. Gordon Wasson, *Soma; Divine Mushroom of Immortality* [M], the Hague: Mouton, 1969. See also John Brough, *Soma and Amanita Muscaria*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ereafter BSOAS), 34(1971): 331-62.
- [11] Sir Aurel Stein, *On the Ephedra, the Hum plant, and the Soma*,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 (1931): 501-14. R. E. Emmerich, *Ein Mannlein steht im Walde* ("A little man stands in the forest") [J], *Acta Iranica* 10 (1985): 179-84; I. M. Steblin-Kamenski, *Flora iranskoy prarodiny* ("Flora of the Iranian Homeland") [J], *Etimologiya* 1972 (Moscow, 1974): 138-40; Gernot I. Windfuhr, *Haoma/Soma; The Plant*, [J] *Acta Iranica* 11 (1985): 699-725. Mary Boyce, *Haoma, Priest of the Sacrific*, [C] in W. 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ed. Mary Boyce and Ilya Gershevich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62-82.
- [12] Казим Абдуллаев. Культ Хаомы в Древне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C]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амарканд, 2009.
- [13] 郭物. 中国祆教艺术中的鱼马兽 [C] // *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5.
- [14]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M]. V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04.
- [15] [德] 诺伊曼著. 曼荼罗丛书. 大母神: 原型分析 [M]. 李以洪译. 1998年09月第1版.
- [16] 前田龙彦. 狮子座 [C] // *世界美术大全集*. 中央アジア卷. 东洋编 15: 305-310. 小学部, 1999.
- [17] Roman Ghirshman, Stuart Gilbert and James Emmons, *Persia from the origins to Alexander the Great* [M], Thames and Hudson, 1964, p. 48.
- [18] A. M. Belenitskii and B. I. Marshak, *The Paintings of Sogdiana* [C] // *Sogdian Painting*, by G. Azarpay, Berkeley 1981: 70.
- [19] 一般认为巴比伦宗教中的母神 (Great Mother), 伊什塔尔 (Ishtar, 或称伊斯达) 是波斯祆神阿娜希塔以及粟特祆神娜娜女神的源头。
- [20] 田边胜美. 粟特美术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乘狮子娜娜女神像的文化交流史分析 [J].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0 册,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 [21] F. Grenet, *The Second of Three Encounters between Zoroastrianism and Hinduism; Plastic Influences in Bactria and Sogdiana* (2nd-8th c. A. D.) [J].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ombay, James Darmesteter (1849-1894) Commemoration Volume*, ed. By V. M. Kulkarni and Devangana Desai, Bombay 1994, p. 49.
- [22] Pénélope Riboud. 祆神崇拜: 中国境内的中亚聚落信仰何种宗教 [C] //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 (下册). 北京: 2004.
- [23]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M]. 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810-811.
- [24]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pt. 2, 1965, p. 253.
- [25]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 [M]. 文物出版社, 1994: 243-256.
- [26] 张庆捷, 常一民. 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 [J]. *文物*, 2003(10).
- [27]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 [M]. V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55, w; Pl. 256, j. Richard N. Frye (ed), *Sasanian Remains from Qasr - I Abu Nasr: Seals, Sealings, and Coin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3, D. 10, D. 25, D. 37, D. 54, D. 174, D. 162, D. 182, D183, D355.
- [28] 同[4].
- [29] 卡雷茨基. 中古时期中国装饰艺术中的阿娜希塔女神及其有关象征图样和纹样 [C] // *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 文物出版社, 2001: 381.
- [30]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 1948, pp. 601-615.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pt. 2, 1965, p. 253.
- [31] 罗丰. 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 [C] // *国学研究* (第七卷). 2000: 235-269.
- [32] 龚方震, 晏可佳. 祆教史 [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119-124.
- [33] 李锦绣. 史可耽与隋末唐初政治 [C] // 罗丰主编.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 文物出版社, 2011: 49-60.
- [34]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73-77, 207.

(责任编辑 朱艳玲)

作者: 郭物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刊名: 考古与文物 
 英文刊名: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年, 卷(期): 2015(5)

参考文献(34条)

1.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V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55, w. 1981
2.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55-62, 240-247. 彩色图版一八、黑白图版四九, 插图一〇七. 1996
3. Gobl, R. 1973 Der Sasanidische Siegelkanon, Braunschweig. 岩本篤志. 北朝隋唐期の貴石印章とその用途-ソグド人? ササン朝との関係をめぐ)て. [J]. 東アジア-歴史と文化(第14号), 2005(3). 2005
4. 林梅村. 固原粟特墓所出中古波斯文印章及其相关问题[J]. 考古与文物, 1997(1): 50-54. 1997
5. 罗丰. 北朝、隋唐时期的原州墓葬[C]//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 文物出版社, 2004: 50. 引山内和也博士观点. 2004
6. 2012年, 伊朗德黑兰大学的M. B. Vosooghi教授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王一丹教授的陪同下来吐鲁番参观, 我当时正在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和吐鲁番学研究院挂职, 陪同参观之际, 得知Vosooghi教授是波斯语的专家, 就请Vosooghi教授释读印章上的文字. 他回国后发来了释读结果. 谨此向伊朗德黑兰大学的Rezaaibaghbidi、M. B. Vosooghi、Amuzegar教授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王一丹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
7. 施安昌 犹太礼仪所用植物考[期刊论文]-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1(03)
8. Roman Ghirshman, Stuart Gilbert and James Emmons, Persia from the origins to Alexander the Great[M], Thames and Hudson, 1964, p. 108, fig. 140. 1964
9.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p. 796, Pl. 256, J. 1981
10. R. Gordon Wasson, Soma: Divine Mushroom of Immortality[M], the Hague: Mouton, 1969. See also John Brough, Soma and Amanita Muscaria[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ereafter BSOAS), 34(1971): 331-62. 1969
11. Sir Aurel Stein, On the Ephedra, the Hum plant, and the Soma,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 (1931): 501-14. R. E. Emmerich, Ein Mannlein steht im Walde ("A little man stands in the forest") [J], Acta Iranica 10 (1985): 179-84; I. M. Steblin-Kamenski, Flora iranskoy prarodiny ("Flora of the Iranian Homeland") [J], Etimologiya 1972 (Moscow, 1974): 138-40; Gernot I. Windfuhr, Haoma/Soma: The Plant, [J] Acta Iranica 11 (1985): 699-725. Mary Boyce, Haoma, Priest of the Sacrific, [C] in W. B. Henning Memorial Volume, ed. Mary Boyce and Ilya Gershevich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62-82. 1970
12. К а з и м А б д у л л а е в. К у л ь т Х а о м ы В Д р е в н е й ц е н т р а л ь н о й А з и [C]//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д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Самарканд, 2009. 2009
13. 郭物. 中国犹太艺术中的鱼马兽[C]//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2005. 2005
14.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VII, Sop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04. 1981
15. 诺伊曼著. 曼荼罗丛书. 大母神: 原型分析[M]. 李以洪译. 1998年09月第1版. 1998
16. 前田龙彦. 狮子座[C]//世界美术大全集. 中央アジア卷. 东洋编15: 305-310. 小学部, 1999. 1999
17. Roman Ghirshman, Stuart Gilbert and James Emmons, Persia from the origins to Alexander the Great[M], Thames and Hudson, 1964, p. 48. 1964
18. A. M. Belenitskii and B. I. Marshak, The Paintings of Sogdiana[C]//Sogdian Painting, by G. Azarpay, Berkeley

19. 一般认为巴比伦宗教中的母神(Great Mother),伊什塔尔(Ishtar,或称伊斯达)是波斯祆神阿娜希塔以及粟特祆神娜娜女神的源头.
20. 田边胜美. 粟特美术中的东西文化交流--乘狮子娜娜女神像的文化交流史分析[J].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30册,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
21. F.Grenet, The Second of Three Encounters between Zoroastrianism and Hinduism:Plastic Influences in Bactria and Sogdiana (2nd-8th c. A. D.) [J].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ombay, James Darmesteter (1849-1894) Commemoration Volume, ed. By V. M. Kulkarni and Devangana Desai, Bombay 1994, p. 49. 1994
22. Pénélope Riboud. 祆神崇拜:中国境内的中亚聚落信仰何种宗教[C] //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下册). 北京:2004. 2004
23.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II, Sopha, Ashiya, New York, 1981, 810-811. 1981
24.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pt. 2, 1965, p. 253. 1965
25. 姜伯勤.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M]. 文物出版社, 1994:243-256. 1994
26. 张庆捷, 常一民 北齐徐显秀墓出土的嵌蓝宝石金戒指[期刊论文]-文物 2003(10)
27. Arthur Upham Pope, A Survey Of Persian Art[M]. VII, Sopha, Ashiya, New York, 1981, Pl. 255, w; Pl. 256, j. Richard N. Frye (ed), Sasanian Remains from Qasr- I Abu Nasr:Seals, Sealings, and Coin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3, D. 10, D. 25, D. 37, D. 54, D. 174, D. 162, D. 182, D183, D355. 1981
28. 同【4】.
29. 卡雷茨基. 中古时期中国装饰艺术中的阿娜希塔女神及其有关象征图样和纹样[C] // 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 文物出版社, 2001:381. 2001
30.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II, 1948, pp. 601-615. W. B. Henning, A Sogdian God【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28, pt. 2, 1965, p. 253. 1948
31. 罗丰. 流寓中国的中亚史国人[C] // 国学研究(第七卷). 2000:235-269. 2000
32. 龚方震, 晏可佳. 祆教史[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119-124. 1998
33. 李锦绣. 史可耽与隋末唐初政治[C] // 罗丰主编. 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 文物出版社, 2011:49-60. 2011
34.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6:73-77, 207. 1996

引用本文格式: 郭物 固原史河毗夫妻合葬墓所出宝石印章图案考[期刊论文]-考古与文物 2015(5)